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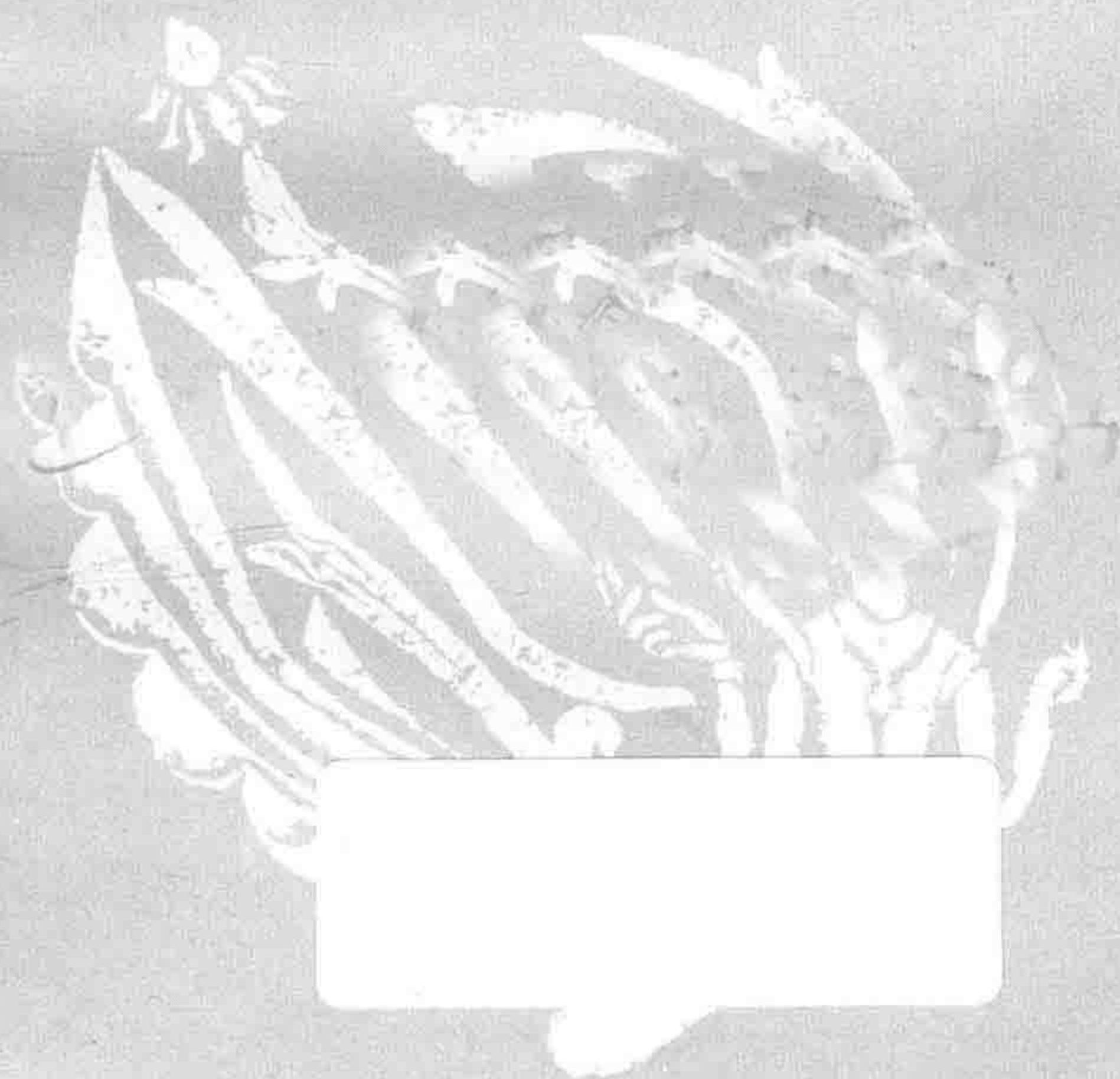
中 华 古 典 名 著 百 部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3 H O N G H U A G U D I A N M I A N G Z H U B U

中华古典 名著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论

语

论语序说

《史记·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纥，母颜氏，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隐》云“一本作委吏，与《孟子》合”，今从之。为司职吏，畜蕃息。职，见《周礼·牛人》，读为枳，义与杙同，盖系养牺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谓乘田。适周，问礼于老子。既反，而弟子益进。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齐，鲁乱，于是适齐，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闻《韶》、问政二事。公欲封以尼溪之田，晏婴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语。孔子遂行，反乎鲁。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东周语。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遂为司空，又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成，围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齐人归女乐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行。《鲁世家》以此以上，皆为十二年事。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孟子》作“颜雝由”。适陈，过匡，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有颜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既解，还卫，主蘧伯玉家，见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德之语。去，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有天生德语及微服过宋事。又去，适陈，主司城贞子家。居三岁而反于卫，灵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语。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蕢过门事。将西见赵简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灵公问陈，不对而行，复如陈。据《论语》则绝粮当在此时。季桓子卒，遗言谓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记》以《论语》归与之叹为在此时，又以《孟子》所记叹词为主司城贞子时语，疑不然。盖《语》、《孟》所记，本皆此一时语，而所记有异同耳。孔子如蔡及叶。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记》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而陈蔡大夫发徒围之，故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按：是时陈、蔡臣服于楚，若楚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且据《论语》，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记》云：“书社地七百里”，恐无此理，时则有接舆之歌。又反乎卫。时灵公已卒，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有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齐，子路正名之语。而冉求为季氏将，与齐战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归鲁，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对哀公及康子语。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有杞、宋，损益，从周等语。删《诗》正《乐》，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有假我数年之语。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弟子颜回最贤，蚤死，后唯曾参得传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有莫我知之叹。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语，《论语》请讨陈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于卫。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惟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卒。伯鱼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学于曾子，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何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别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程子曰：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程子曰：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目 录

论语（朱熹集注）

论语序说.....	(3)
论语卷之一.....	(1)
学而第一.....	(1)
为政第二.....	(6)
论语卷之二	(13)
八佾第三	(13)
里仁第四	(20)
论语卷之三	(25)
公冶长第五	(25)
雍也第六	(32)
论语卷之四	(40)
述而第七	(40)
泰伯第八	(47)
论语卷之五	(53)
子罕第九	(53)

乡党第十	(59)
论语卷之六	(65)
先进第十一	(65)
颜渊第十二	(72)
论语卷之七	(80)
子路第十三	(80)
宪问第十四	(86)
论语卷之八	(97)
卫灵公第十五	(97)
季氏第十六	(103)
论语卷之九	(108)
阳货第十七	(108)
微子第十八	(114)
论语卷之十	(119)
子张第十九	(119)
尧曰第二十	(123)

孟子（朱熹集注）

孟子序说	(129)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132)
梁惠王章句下	(142)
孟子卷之二	
公孙丑章句上	(154)
公孙丑章句下	(166)
孟子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175)
滕文公章句下	(186)

孟子卷之四

离娄章句上..... (196)

离娄章句下..... (207)

孟子卷之五

万章章句上..... (218)

万章章句下..... (228)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238)

告子章句下..... (248)

孟子卷之七

尽心章句上..... (259)

尽心章句下..... (271)

论语卷之一

学而第一

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凡十六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悦同。○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程子曰：“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浹洽于中，则说也。”又曰：“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谢氏曰：“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坐如尸，坐时习也；立如齐，立时习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乎，音洛。○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纡问反。○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愚谓：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声。鲜，上声，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犯上，谓干犯在上之人。鲜，少也。作乱，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

仁之本与!”与，平声。○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省，悉井反。为，去声。传，平声。○曾子，孔子弟子，名参，字子舆。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则又以忠、信为传习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尽传于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乘，皆去声。○道，治也。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敬者，主一无适之谓。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时，谓农隙之时。言治国之要，在此五者，亦务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浅，然当时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国矣。圣人言虽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极，尧舜之治，亦不过此。若常人之言近，则浅近而已矣。”杨氏曰：“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

先之也。《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力本者不获自尽，虽有爱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泽矣。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未及为政也。苟无是心，则虽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数者，又皆以敬为主。”愚谓五者反复相因，各有次第，读者宜细推之。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之“弟”，上声，则弟之“弟”，去声。○谨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实也。啊，广也。众，谓众人。亲，近也。仁，谓仁者。余力，犹言暇日。以，用也。文，谓《诗》、《书》六艺之文。○程子曰：“为弟子之职，力有余则学文。不修其职而先文，非为己之学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余力而不学文，则文灭其质；有余力而学文，则质胜而野。”愚谓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致，犹委也。委致其身，谓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游氏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吴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为无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重，厚重。威，威严。固，坚固也。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厚重，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诚则无物；且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者，人心也。若无忠信，岂复有物乎？”无友不如己者。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过，则勿惮

改。”勿，亦禁止之辞。惮，畏难也。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程子曰：“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之与之“与”，平声，下同。○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贡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语辞。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其诸，语辞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尝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然即此而观，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亦可见矣，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亦可谓善言德行矣。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能使人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张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终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行，去声。○父在，子不得自专，而志则可知；父没，然后其行可见，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不复以礼节之，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所以流荡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愚谓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礼之全体也。毫厘有差，则失其中正，而各倚于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近、远，皆去声。○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复，践言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因，犹依也。宗，犹主也。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必可践矣；致恭而中其节，则能远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好，去声。○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然犹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则可谓好学矣。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学能是四者，可谓笃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于有道，未免有差，如杨、墨学仁义而差者也，其流至于无父无君，谓之好学可乎？”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乐，音洛。好，去声。○谄，卑屈也。骄，矜肆也。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无谄无骄，则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

知其富矣。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磋，七多反。与，平声。○诗，《卫风·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固不待辨说而明矣。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鹜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则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为患也。”

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举大数也。蔽，犹盖也。思无邪，《鲁颂·駉》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

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范氏曰：“学者务必知要，知要则能守约，守约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音导，下同。○道，犹引导，谓先之也。政，谓法制禁令也。齐，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从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谓制度品节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礼以一之，则民耻于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说：格，正也。《书》曰：“格其非心。”○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如字。○从，随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耳顺，所闻皆通也。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胡氏曰：“圣人之教亦多术，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循其序而进焉。至于一疵不存，万理明尽之后，则其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盖心即体，欲即用，体即道，用即义，声为律，而身为度矣。”又曰：“圣人言此，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不可躐等而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不可半涂

而废也。”愚谓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非心实自圣，而始为是退托也。后凡言谦辞之属，意皆放此。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懿子，鲁大夫仲孙氏，名何忌。无违，谓不背于理。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孔子弟子，名须。御，为孔子御车也。孟孙，即仲孙也。夫子以懿子未达，而不能问，恐其失指，而以从亲之令为孝，故语樊迟以发之。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生事葬祭，事亲之始终具矣。礼，即理之节文也。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是时三家僭礼，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语意浑然，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所以为圣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得为而不为，与不得为而为之，均于不孝。所谓以礼者，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岂不可以为孝乎？旧说，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而独以其疾为忧，乃可谓孝。亦通。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养，去声。别，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亲，能养足矣。狎恩恃爱，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则非小失也。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逾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食，音嗣。○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食，饭也。先生，父兄也。馔，饮食之也。曾，犹尝也。盖孝子之有